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听涛斋中古文史论稿

吴在庆 ⊙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C52

013

吴在庆 ⊙ 著



听涛斋中古文史论稿

TINGTAOZHAI

ZHONGGUWENSHI

LUNGAO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涛斋中古文史论稿 / 吴在庆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 5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ISBN 978-7-5461-1767-6

I. ①听… II. ①吴…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0721 号

听涛斋中古文史论稿

吴在庆 著

出版人: 左克诚

责任编辑: 汤吟菲 江 汇

责任印制: 李 磊

装帧设计: 马 芳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551-3983516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35

字数: 630 千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1767-6

定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文史合研務窮求真
澹泊名利更創新境
在慶先生治學清歷

傅璇琮謹書

二〇〇一年春

著名學者傅璇琮先生為本書作者題辭

自序

此书所收者，乃余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部分文史研究文章，厘为文史专题考论、作家作品研究、史传与诗文系年考索、版本文论与风俗、文史专题评述等五编。所论自南朝至南宋中古诸朝代之作家作品与文史诸问题。

魏曹丕云：“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余不敢祈望“声名自传于后”，惟盼所作有益于世而已。且鲁阳挥戈，光阴难系。余沉潜古代文史研究，亦已越三十春秋。而今虽不必为稻粱谋而操觚染翰，然敝帚千金，此书各篇确乃余“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之作，乃我生涯中一段光阴之寄托与化身耳。故睹文即可藉以浮现当年之种种情事，聊以见泥爪鸿影而已。以此之故，乃有此书之编辑付梓。

古人曾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论自然乃古作者于“立言”之自期与美誉，于今于我又何与焉！余虽喜文，然绝无如此厚望于文，仅以文自慰，且祈所著文有益于学术之发展而已。故长年孜孜矻矻，惟祈务实求真，不作虚幻不实之文字。傅璇琮先生赐本书题辞云：

文史合研，务实求真；淡泊名利，更创新境。

在庆先生治学清历

傅璇琮谨书

二〇一〇年春

先生勉励之言，确为我所向往追求者，故斯言真乃师长知己之谎言也，余感激而铭记于心，以为治学之至境，用以自励云耳。

诗圣亦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书所论多乃一孔之见，而非皇皇大者，且自知或有不足之处，还祈海内外诸贤有以匡之。

吴在庆写于厦门大学海滨东区听涛斋

2010年7月30日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编 文史专题考论

- [3] 骈文与诗、赋相互影响的两点思考
- [11] 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 [15] 科举试赋及对唐赋创作影响的几个问题
- [26] 唐代科场弊病略论
——以中晚唐数次科场案为例
- [37] 略论唐赋的三种作意及其相关问题
- [49] 略论唐举子应试时的活动处境及其情感与创作
- [61] 谈唐代隐士的隐逸动机与归隐之路
- [72] 唐代文士隐逸生活述略
- [81] “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谈马嵬之变中的杨贵妃与后人的题咏
- [93] 略谈唐末政局及士人之遭际

第二编 作家作品研究

- [111] 谢灵运山水诗刍议
- [121] 陈子昂《感遇诗》成因漫议
- [128] 试论王维的风度
- [137] 为“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进一解
- [143] 杜甫在中晚唐影响的若干思考
- [155] 为“天生丽质难自弃”进一解
- [158] 韩愈贬阳山原因考析
- [170] 韩愈在潮州的思想和心态考论
——以《潮州刺史谢上表》为中心

[181] 柳、刘在贬地的起居情感及其变化述略

[193] 读杜牧诗琐谈

[199] 樊南四六刍议

[208] 咸通十哲三论

[219] 方干的隐居生活与诗歌

[231] 韩偓诗解读及相关问题辨释

[243] 唐五代闽中四诗人论略

[254] 外若萧闲颓放,内实激昂愤慨

——简谈辛弃疾罢官闲居时的一种心态与词风

[263] 辛弃疾生平三个时期及其词简论

[273] 再谈《枫桥再泊》的作者为孙覿

第三编 史传与诗文系年考索

[279] 晚唐诗人镜湖处士方干传略

[290] 晚唐苦吟诗人周朴传略

[296] 杜甫晚年诗数首编年考辨

[309] 有歧见的杜甫诗作时、句义考释

[314] 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庙碑》等三文系年考补

[322] 杜牧咸通元年卒说辨误

[333] 赵嘏、杜牧卒年与《唐诗类选后序》作年考论

[347] 许浑生卒年新说及晚唐两许浑考辨

[359] 许浑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说辨误

——兼答罗时进同志

[374] 韩偓若干诗歌解读系年辨释

[388] 解读几首韩偓诗的史料依据

——兼谈韩偓诗与《资治通鉴》、两《唐书》的关系

[395] 读新旧《唐书》札记

[401] 《南汉书》失误考辨三则

第四编 版本、文论与风俗

[409] 朝鲜刻本《樊川文集》的文献价值

——从一条稀见的杨贵妃资料谈起

[415]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樊川集》版本优劣谈

——以《四部丛刊·樊川文集》等版本为参照

- [424] 吴融诗论笺评
- [435] 读《六一诗话》刍议
- [441] 诗歌艺术技巧三题
- [447] 略谈唐四诗人诗中的民俗风情
- [458] 略谈福建古代的风俗民情

第五编 文史专题评述

- [465] 关于中国思想史影响中国文学史关系的思考
- [472] 晚唐五代诗概述
- [496] 晚唐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 [506] 新时期中国唐代文学研究的回顾
- [514] 《唐诗论学丛稿》述评
- [518] 广搜慎考,精撰新史
 - 《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读后
- [522] 广征慎考精论,有功文史研究
 - 读傅璇琮《李德裕年谱》
- [532] 评《唐代诗文丛考》
- [536] 有坚实研究基础的学术新著
 - 《杜牧诗美探索》
- [540] 元稹若干问题研究概述

后记 547

第一编

文史专题考论



骈文与诗、赋相互影响的两点思考

诗、赋、骈文是三种不同的文体，有各自发生、发展、演变的进程，在内容、应用范围，以至文体风格上，尽管各文体本身并非一律，但总的来说，也还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貌特色，以至我们还是很容易将它们分别开来。不过事物乃至文体，既有其区以别的方面，也可能存在相互影响作用的复杂的一面。即以诗、赋与骈文而言，也有其互相影响的方面。当然，这种影响并非等量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而有其轻重多寡的不同。本文即就此以骈文为中心，就其中两点，略谈这三种文体在南朝时的相互影响。

一

骈文是如何产生的，它最早出现于何时这一问题恐怕很难确切圆满回答，答案恐怕也只能见仁见智，难以一律。比如骈文是与散文相对的，但骈文的胚胎是否已孕育于散文中，看来这只能加以肯定。骈文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排偶对仗，而排偶对仗的文句早在古代散文中如战国秦汉时的文章中已出现，如庄子著名的《秋水》篇：“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李斯《谏逐客书》：“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而且古代散文的这种排比对偶句至两汉时又有逐渐增多的趋势，骈偶的成分日渐加重了。这对以后骈文的明显出现应该说是无影响的。同样，两汉以前诗歌的对偶，尽管并非主流，但其对偶成分也仍然是孕育骈体文的土壤。就以《诗经》而言，其《采薇》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东山》诗之“仓庚于飞，熠熠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也不失为诗歌孕育骈文的一个例子。因此骈文的出现，与其之前的散文、诗歌中的排偶对仗有着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正是这一对偶排比，为之后骈文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当然，促成骈文的出现与发展的因素也并非仅上所述诗歌、散文中的这一排偶对仗现象，而应有其多方面的因素。我以为赋，尤其是抒情小赋对骈文的产生所起的

影响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前面说过,骈文最早究竟出现于何时,因为对骈文的界定不同,以及骈文本身也有个逐渐发展变化完善成熟的过程,因此是很难有个公认的确切时间的。不过,如以其初具规模、具有较明显的显现骈文面目的时期而言,是否可说汉魏以后的晋代,骈文已从其他文体中分离而出,呈现初具面目体段的景象了。关于这一点,曹道衡先生在《关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和散文》一文中就以陆机为例,指出“西晋人写的文章,要数陆机的骈俪气息最重。……陆机的文章比较有名的是《辩亡论》、《吊魏武帝文》等。在晋初文人中,写议论文章像《辩亡论》这样大段地使用排句、对句,实在不很多见。《吊魏武帝文》骈俪气息也很浓厚。但论陆机的文章,恐怕要数《演连珠》最像成熟的骈文”^①。如《演连珠》五十首中的第二十七:“臣闻音以比耳为美,色以悦目为欢。是以众听所倾,非假北里之操;万夫婉娈,非俟西子之颜。故圣人随世以擢佐,明主因时而命官。”^②其四十八:“臣闻虐暑薰天,不减坚冰之寒;涸阴凝地,无累陵火之热。是以吞纵之强,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节。”^③从上引可知,陆机的《演连珠》五十首标志着骈文已初具规模了,尽管此时这样的作品还是凤毛麟角,但此后骈文却渐渐增多成熟起来,特别至南朝的刘宋之后,骈文更如雨后春笋竞相勃发,以至成了南朝时可以与新体诗媲美的一种重要文体。

在骈文发展过程中,陆机的骈文创作是值得注意的。它促使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骈文虽然如前述与诗歌、散文中早已存在的排偶对仗不无孕育关系,但为什么在魏晋前的这么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骈文还是没有独立而出,而至陆机前后才有较明显的滋长以至于渐渐成熟繁荣起来?当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况且一种文体的出现与成熟也有一定的孕育发展过程,而且事实上在陆机稍前,骈偶的成分也在诸如曹植、曹丕兄弟的章表中具有明显的比重。尽管如此,陆机骈文的出现,仍不妨我们去追索除诗与散文外,对骈文起重要影响作用的原因究竟还有什么。这里我只想谈谈人们较少谈论的赋,特别是抒情小赋对骈文的影响。

作为文体,诗、散文、赋均出现于骈文前,而尤以诗与散文出现为最早。那么,为什么骈文不出现于诗、散文与赋之间,而晚于赋出现;而且骈文出现

①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

② 《陆机集》卷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6页。

③ 《陆机集》卷八,第100页。

于汉赋的繁盛期之后,尤其在赋已发展到抒情小赋已具有一定规模的汉末魏晋时;而且随着晋宋后抒情小赋的发展繁荣,骈文又进一步发展,且更趋于成熟繁荣。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让我们领悟赋,特别是抒情小赋影响于骈文的消息了。从文体的功能特点来讲,“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①。诗主抒情,而赋则本专长于体物,散文则以叙事见长,当然也兼可抒情议论。从文体的功能特点论,骈文似与散文为近,而于赋为远。而从文体形式上看,则情况又相反。赋在形体上讲究字句整齐、排偶对仗,在这方面它与骈文的基本要求是颇为一致的。因此它在形式上影响作用于骈文是很明显的,这非散文或诗歌所能比拟。这也就是骈文为什么不出现于赋之前,诗歌、散文之后,而却在赋之后破土而出的一个原因。不过,从赋与骈文的关系看,赋体物、大量铺排的特点虽非骈文所不容,但毕竟尚有不和谐之处。骈文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新的文体而独立出现,必然要求它在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上能谐合适应,并有别于其他文体,比如赋与散文。因此汉大赋的出现与繁荣,虽然为骈文的孕育提供了文体形式上的某些比散文、诗歌更为直接的养分与构架,但在内容与功用上,它却与骈文相距有间,骈文的产生还有待于与它更相近的文学样式的滋养与催产。而这种文学样式即是汉大赋之后的抒情小赋。

东汉以来,出现了较有影响的抒情小赋,而至曹魏时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已足可作为早期抒情小赋的优秀代表。而紧接着的陆机,又是一位颇多赋作的作家,而尤以抒情小赋为突出,如其《思归赋》、《怀土赋》、《思亲赋》、《应嘉赋》、《大暮赋》、《叹逝赋》等等。抒情小赋与汉大赋相较,不仅在篇幅上有较大的变化,而且在句式上也克服了一般大赋冗繁的铺排,板滞的排比对偶,文句也较为流畅自然,不仅时而有散文式句子,即使偶对文句也较少板滞的一长串四字句对。它句式多有变化,长短相间,显得迂徐流动,既整齐又不失灵动变化。如《登楼赋》之首段: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邱,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① 《陆机集》卷一《文赋》,第2页。

从这一段文字,我们不难觉察到它既有叙述,又有山川的描写刻画,还有情感的抒发。这种抒情小赋的体式功用应该说与早期的骈文是较为近似的,它们之间的演变影响关系不难看出。骈文尽管也时有描景写物的成分,但它并不以大赋的体物咏物为特色,而更需要叙事、抒情与议论,在这方面是与散文一致的。而恰在这一方面,抒情小赋与它则较为接近。再加上两者均具有排偶骈对的形式,因此它们间的内在变化影响关系也就可一脉相通了。

再从议论上来考察,比如章奏之类骈文,它经常免不了议论。而且议论文也有用骈文成篇的,比如陆机的《辩亡论》和《五等诸侯论》即是。汉大赋不能说没有议论的成分,但并非其所长,其议论与抒情小赋相比要逊色得多,更不要说与陆机的《文赋》相比了。诗主抒情,议论非其所长,骈文更难于从它得到营养与借鉴。因此骈文的议论,恐怕也多从散文,特别是抒情小赋中获得直接传承。如果从议论与文句的对偶上一并考虑,骈文的这一特点特别与抒情小赋有着更直接的承续影响关系,我们不妨可以说是如一种母子之间的亲缘关系。如果我们再从句式上考察,从陆机的抒情小赋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与其骈文相类的句式。如其抒情小赋《叹逝赋》中云:

嗟人生之短期,孰长年之能执!时飘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将及。怵琮蕊之无徵,恨朝霞之难挹。望汤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屡戢。悲夫,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华,草无朝而遗露。经终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①

如果将这一段与陆机本人的骈文《吊魏武帝文》相较,我们可以从中见到它们惊人的相似,如:

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勍敌其如遗。指八极以远略,必翦焉而后绥。厘三才之阙典,启天地之禁闱。举修网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微。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②

① 《陆机集》卷三,第24页。

② 《陆机集》卷九,第116—117页。

这一抒情小赋与骈文句式的相似甚而相同的事实说明什么呢？我们难道不能从中看到抒情小赋与骈文间的亲近关系？难道不可以找到骈文从抒情小赋中脱化而出的印记？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骈文从中脱化而出的最亲近的母体。

抒情小赋之影响作用于骈文，即在陆机这一关键作家身上，以下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深思并从中得出结论的。这就是与当时作家相比，陆机写出了这么多抒情小赋以及骈文作品，且在他那一时代，其骈文又较为成熟，以至其《演连珠》五十首可以成为当时骈文之典型。这一抒情小赋与骈文兼擅于一身的现象，使我们不禁由此想到这一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我们认为抒情小赋从东汉出现，至建安时已发展至成熟繁荣的阶段。而更后至陆机时，他擅长抒情小赋这一文体是时代使然，没有什么可诧异的了。但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它除了本身的进一步精美以及演化外，也必然会施展它的魅力并对其他文体产生影响作用。而这种影响作用很容易首先发生在那一些已专擅这一成熟文体，而同时又去构建另一种新的文体，或去发展完善业已存在的、处于雏形的另一新文体的作家身上。陆机也正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他正是在吸取规模抒情小赋营养与体式的基础上，去构建、发展业已存在的骈文雏体，并取得了当时人所能取得的骈文的最高成就。从这点上说，陆机不愧是骈文创始阶段的重要功臣。而这一功绩正是建立在抒情小赋通过他而施加影响作用于骈文这一基础上的。从现存的陆机作品，我们也还可以看到他将赋与骈文统一于一篇的情况，如其《豪士赋》并序即是，于此也可看出他将这两种文体有意结合在一起的用意。

二

抒情小赋之影响于骈文已略如上述，而骈文出现后对抒情小赋的反影响，以及诗歌，特别是南朝的诗歌也同样影响于骈文与抒情小赋，这同样是文学史的事实，诚如曹道衡先生在《试论汉赋和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中早已揭橥的：“到了刘宋后期，抒情小赋又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讲究声律和对偶的风气盛行起来了。这种风气当然和骈文的兴盛有关。但是赋和骈文之讲求声律也都是受了诗歌的影响，因为诗歌和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而讲求声律的人大都是从探讨音乐得到的启发。”^①关于这一层影响已如曹先生

^① 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第21页。

所述。我想接着略为探究骈文对南朝的诗歌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骈文的讲究声律在齐永明之后更为明显,这当然是受到新体诗讲究声律风气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影响是双向的,骈文对诗歌,尤其对新体诗也产生明显的影响。

首先看看骈文在南朝时期的发展趋势。应该说骈文在南朝的一百六十余年间是日趋繁盛的,这不仅在于作家日多,作品甚夥,而且在于骈文这一文体的不断成熟,佳构纷出,也在于骈文本身在偶对、句式、辞彩、典故上的不断讲究,追求精致与辞采典雅华丽。在偶对上,这一时期的赋与骈文更为讲究对仗,显得更为整肃精工。而对排偶的讲究,又促进了骈文句式的骈俪化,以至发展到四六骈对句的大量应用。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并序》: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壁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①

这一段文字偶对整一,多组的四六骈句,使句式显得更为工整有致。而这均反映了骈文在排偶上的进一步讲究的趋势与结果。而且从这一段不长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典故的大量运用,几乎每一句中都包含着典实。这一对对仗、用典的讲究应该说是骈文发展的一种趋势,因而它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时之风气。陈徐陵《让五兵尚书表》也即是此种风气之一例:

臣闻仲尼大圣,犹云书不尽言;士衡高才,尝称文不逮意。……虽复陈琳健笔,未尽愚怀;孙惠词人,颇加烦饰。……而参闻秘计,弗解单于之兵;飞箭驰书,未动聊城之将。不期枚乘老叟,忽降时思;冯唐暮年,见申明主。②

另外,在辞采上,骈文的日趋华丽,甚而艳丽,也是文学史家所公认的。并为后代文家所疵病。如当代文学史家即指出南北朝时的骈文是用“华丽

① 《庾子山集注》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8—99页。

② 《全陈文》卷七,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437页。

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见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而唐代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所主张的“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①,也是针对骈文之华艳而言的。那么在南朝时骈文的偶对、辞藻的华艳、用典的特色以及日趋讲究的风气,对其时的诗歌,尤其是齐梁后的新体诗,乃至初唐的律诗是否也会产生影响呢?我认为回答应是肯定的。我们既要看到诗歌,尤其是新体诗对骈文的影响,同时也不能忽视其间的反影响。骈文的讲究对偶骈俪,以及辞采的华艳,反过来也会影响到诗歌。试看南朝四代的诗人,其诗歌的越来越讲究对仗,其辞采的越益华丽,这也是其时诗歌的发展总趋势。

在明代许学夷的《诗源辩体》^②中即对此趋势有很具体的论述,如卷五中谈到曹植诗的对偶,谓“皆文势偶然,非用意俳偶也。用意俳偶,自陆士衡始”。又说:“陆士衡五言,体虽渐入俳偶,语虽渐入雕刻,其古体犹有存者。至潘安仁……则更伤冗漫,而古体散矣。”“安仁五言如‘幽谷茂纤葛,峻岩敷荣条。落英陨林趾,飞茎秀陵乔’……皆俳偶雕刻者也。”“陆士衡、潘安仁、张景阳五言,其体渐入俳偶,而陆潘语并入雕刻,景阳亦间有之。”卷六云:“晋宋间诗以俳偶雕刻为工。”卷七云:“然太康体虽渐入俳偶,语虽渐入雕刻,其古体犹有存者;至谢灵运诸公,则风气益漓,其习尽移,故其体尽俳偶,语尽雕刻,而古体遂亡矣。”“颜延年诗,体尽俳偶,语尽雕刻。……《南史》载:‘延年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缛满眼。’汤惠休亦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卷八云:“元嘉体虽尽入俳偶,语虽尽入雕刻,其声韵犹古,至玄晖休文则风气始衰,其习渐卑,故其声渐入律,语渐绮靡,而古声渐亡矣。”卷九谓:“至梁简文及庾肩吾之属……其声尽入律,语尽绮靡而古声尽亡矣。……而简文语更入妖艳。”许学夷所评述的南朝这一诗歌愈趋俳偶雕刻,绮靡艳丽的发展势头是符合实际的。这一趋势也正与此阶段骈文的发展同一步骤。那些在诗歌俳偶、辞采上特别讲究的诗人,也多是在这方面特为精究的骈文作者,其骈文与诗歌的风格特色也大体如桴鼓之相应,犹如形之于影。这一现象表明什么呢?我们说,此时期诗歌的这一发展趋势当然与其他因素,如永明时声律说的影响,当时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风气,以及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所提倡的“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

① 《柳宗元集》卷三四,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873 页。

②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